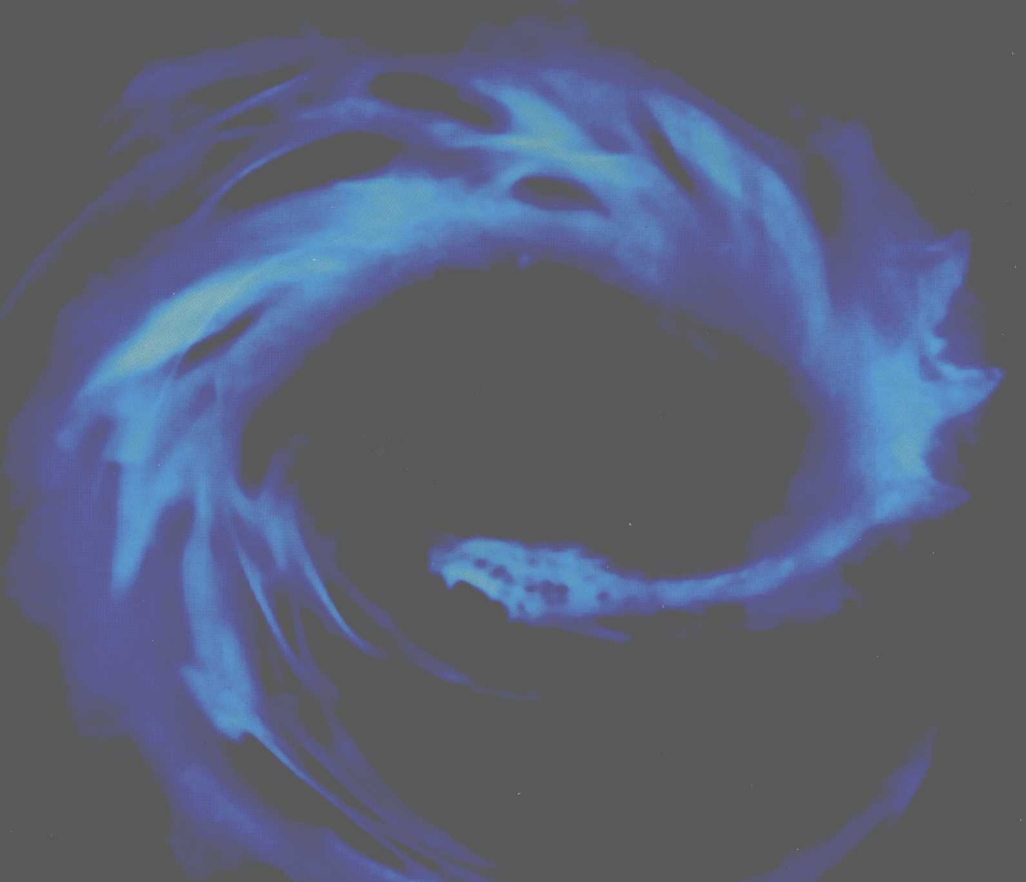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画地为牢，与人为牢，有牢之囚，无牢之囚

无牢之囚

沐目◎著

下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当代长篇小说

画地为牢·与人为牢·有牢之囚·无牢之囚

无牢之囚

沐目著

下
IX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一、四朝元老	1
二、麻将桌上的夫人们	20
三、县大爷的儿女们	42
四、吴达标“改革”记	77
五、一个典型的“陨落”	145
六、金书记的生日	181
七、姜新辉进了检察院	259
八、夜静人不静	320
九、文人有行亦无行	398
十、保密箱里的秘密	451
十一、旅月生的“民为本”和“农民意识”	500
十二、刁思慎的官历记	528

7

陈百元又来到姜新辉办公室，见门关着，轻轻推了一下，门立即开了，主任科员汤万俦、赖福全两人正对着姜新辉哈哈大笑，姜新辉也呵呵大笑——这是难得一见的姜新辉呵呵大笑。陈百元说：“什么事情这样高兴？”

汤万俦说：“赖福全这个老乌龟在骂自己呢，说你×砣上长了癞子，瞎了眼——乱搞。”

陈百元心里怔了一下，犯了一下疑，但立即镇静了下来，也学着他们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我×砣上可没长癞子。”

屋子里又喧起了哈哈。

赖福全说：“不是说你，汤万俦这个家伙在添油加醋。我是说我上班迟到了，在街上看热闹去了——看俩婆媳骂街。媳妇骂婆婆是公公×砣上长了疙瘩——大×搞昏了她。婆婆很伤心，骂媳妇不要廉耻，偷了公公，否则为什么知道公公×砣上有疙瘩。媳妇也急了，为了洗白自己，骂婆婆，那就是猫×子烫（汤）昏了你那麻×哪，否则为什么会穴（血）口喷人呢？”

汤万俦说：“老乌龟根本不是说的疙瘩，是说的癞子。真的！后面的话，是你来了才加上去的。不信，你问姜新辉。”

赖福全说：“我还没说完，汤万俦这个家伙就×（乱）搞，正好你进来了。后面还有呢。那当公公的听见媳妇骂，忙出来辩白。”

陈百元又忍不住哈哈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你们这间屋子还真蛮热闹，难怪人们说，工作时候不×（乱）谈，老了却×（乱）汤（谈）多，因为退位了，下岗了，心里清闲，关心×事多。”

汤万俦说：“陈主任，你可说错了，我们可没关心你的×事，别说你只搞儿媳，怕你连女儿都搞了。”

陈百元心里又震了一下：难道他们知道了？——这不可能。我还刚到办公室呀，别人绝不可能知道肖琿就是我的女儿。打开打火机，点烟抽了起来，说：“老汤有经验，退下来后，为了保养身体，过的快活，烟（阉）也不烟（阉）了。”

姜新辉说：“陈主任有事吗？”

陈百元顿了一下，说：“也没有什么大事。”

汤万俦向赖福全使了个眼色，说：“陈主任和姜主任有事，我们出去。”

姜新辉向陈百元斟了杯茶。

陈百元吐着烟雾，既啰嗦又口吃地说：“卫生部门说吸烟有害，但是，世界上吸烟的人没有减少，还越来越多。国家不仅不停止生产烟，还向高档次发展，还组织什么烟警察，搞专卖。烟税还是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。像我们县，还是许多乡镇的财政支柱，烤烟成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后的主要产业。国家政策往往是矛盾的，既然知道烟有害人的身体健康，就应当下令禁止生产烤烟。但在我们中国，至少在我们省，就说我们边州，著名企业家，劳动模范，都是烟厂厂长，烟草公司经理。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有害于人民健康的事，但政府还是重奖他们，表扬他们，因为他们纳税多呀！我们河县烤烟种得好，烟草局压级压价收购，群众意见很大，还打了人，但政府去年还是奖了鄢经理三十六万元，是一个小贫困乡的财政收入。群众说：吸烟花钱又受害，鄢经理害人发大财。为什么呢？烟税高呀，国家赚钱呀。话又说回来，尽管烟草专卖——卡买卡卖，但农民种烟还是比种稻谷赚钱，真不种烟了，农民还不会肯呢。”

陈百元看了一眼姜新辉，继续说：“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倒行逆施，明明知道那件事是害人的事，但是偏偏有人要去做。就像吸毒，卖毒的为赚钱，吸毒的图的是一时快感。我看世界上人与人的关系，都是以我划分圈子的。什么五湖四海？这些都是假的。我看还是仁福酒店的对联写得对：‘迎四海宾客，纳八方财利。’赤裸裸的，毫不隐瞒自己开酒店的目的，接朋待友都是为了我，有钱才是福，所以叫仁福。”

姜新辉猜出了陈百元转弯抹角要说什么。姜新辉本来是一个心直口快的豪爽人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是非曲直分明，习惯马上表示自己的观点。何况陈百元要讲的又是自己的事呢。但通过昨天的事，特别是和毛雯倩一夜的思想交流，他折服了毛雯倩和康侃，置身事外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不予置喙。

姜新辉低头抿茶，不置是否。

陈百元看姜新辉不做声，只管抿茶，以为姜新辉包袱很重。说：“人啦，凡事要淡漠些，有首流行歌，叫做‘潇洒走一回’。人降生到世上就是为了潇洒走一回。如果活得不潇洒，就枉此一生了。凡事不要看得那么认真，看得那么郑重，有钱当赚，有福当享，有钱当用。水至清无鱼，人至清呢，缺朋少友，连亲戚也不与之来往了，有的还说你摆臭架子。你知道吧？组织部来了个辛部长，原来是边州市委组织部的一个科长，年纪很轻。这个人讲话，虽言不及义，也不粘实际，但很坦率，天南地北，很会吹。在党校给我们上课，仰起头来，像讲故事一样，海阔天空，无边际地吹。课后，他问我们：‘我的课讲得怎么样？’我们当然奉承他讲得好啦。他腾云驾雾了，说：‘我呀，讲课，从来不用讲稿，都是即席发挥。边州市这次派到各县区当组织部长的，没有一个能像我这样讲课不用讲稿的。’人们逢迎他说，辛部长又年轻，又有能力，又有水平，见识又广，学位又高，将来还要大发，

要当高级领导干部的。他面无愧色，说，‘组织部长是管官的官，过去叫吏部尚书，在朝廷，直接与天子面议干部任免。你们说这个官大不大？组织部是人才库，是官库，进了组织部，就等于拿了官保险卡。边州市这次派到各县区当组织部长的，全部进了县区常委，大部分是原边州市委组织部的人。我们的老组织部长这次调到省委组织部当领导去了，我到河县来，也没带家属来，主要是来镀金锻炼的。跟着组织部，年年有进步。各位如果要当官，必须与组织部搞好关系，在组织部长面前树个好形象。官道，组织部这关至关重要。天子有决定权，组织部长有汇报权。’

姜新辉说：“我听说辛部长很不错，挺关心干部的。”

“什么关心干部？是拉关系。”陈百元说。

姜新辉没有与之争辩。

陈百元继续说：“什么叫关系呀？怎么搞好关系呀？我打个比喻，比如男人们进妓院，没有钱谁能进妓院？婊子会理睬你？这种比喻虽然有点庸俗，或不恰当，但是实际。有句俗语说得很明白，人情一把锯，你来我去。关系是什么？就是人情。情是什么？钱。富在深山有远亲，穷在闹市无人问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衣衫褴褛犬也欺。当官的家门，老板出出进进，老板厂门前，官儿来来往往。这是为什么？钱字牵着呀。有钱不但能牵来官，而且能买到官。电视、报纸上已曝光卖官的县委书记、组织部长，我知道的，就有十六七位了，虽然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但还是屡禁不绝。我们县的花县长也就是用钱买来的。他的妻子罗曼丽说，‘他呀，没有钱，不送礼是当不了县长哩。’最近，我们县又提拔了几个个体户当乡长、镇长哩。名曰引进企业人才，不拘一格降人才，实际是卖官买官。当官有权，可以赚更多的钱。”

姜新辉觉得这种说法也不客观，但没反驳。

陈百元吞云吐雾，吸完一根烟，又接着一根烟。说：“烟，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，可是少不了了。”他拿了一根烟给姜新辉，“你不吸，你也看看这是什么烟？是熊猫呀！可香啦，可提神啦。我一盒烟可是农民伯伯百八十斤谷哩。我哪有钱吸这么好的烟？在你新辉面前，我是坦白的，不说假话，这是一个老板送给我的，是我帮他联系银行贷了款，他感谢我帮了他的大忙。如今当官的吸好烟，以我们这样的微薄工资吸得起吗？除非老婆、女儿卖身。还不都是吸老板的，吸公家的，吸群众的血汗！”

姜新辉心里吃惊：陈百元今天是怎么的了？尽说些对现实不满的牢骚话。

陈百元继续说：“你是一个当过许多年局长、主任的老领导干部了，有丰富的工作经验，也有很高的领导水平，为人正直，是个公认的实实在在的为人民着想的谋经济发展的改革家。旅县长、解书记，包括牟书记都很赏识你。无名记推荐县委领导班子成员时，你的票超过了某些在职的现任领导班子成员，听说县委常委会上没通过后，解书记还提名你当县长助理哩。后来为什么又搁置了？”陈百元又大口地抽了一口烟，盯了一下姜新辉的反应，说，“还有人写你的匿名信，诬告你？有的领导不问青红皂白，把你从主要领导岗位上拉了下来？有的不是民主推荐的、群众意见大、工作假大空、搞腐败的却进了县领导班子。这又是为什么？”

姜新辉看陈百元说到正题了，故意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思想落后，思想不开放，老的一套，跟不上改革发展的新形势。”

陈百元说：“大个屁！我比你的年龄还大呀。什么叫思想落后？你离开供销社之前，年年是优秀领导干部。思想落后，工作不出色，改革没新成绩，群众不满意，群众会投你优秀

领导干部的票？你是个笨驴子——最主要的是没有给领导送礼或送少了礼，高香没烧到位。送了礼，有了关系，保险你是思想解放，观念更新，为人民服务的好领导干部！县长位置也可能早坐上了。你知道吧？汤万俦这个家伙，最近可雀跃了。快六十岁了，下乡弄了盆好花，还点头哈腰送给金贤，连金贤的洗脚水，他都帮了去倒。我这不是瞎说，是我在金贤屋里看到的。他这样献殷勤为什么？他要进副县级，解决副县级待遇。论条件，他根本不够格。省文件规定，进副县级，享受副县级领导干部待遇的，要在乡上干过十五年正职。我虽然沾了光，其实，这样的文件规定也是不合理的。汤万俦只在乡上干过九年乡长，其中有两年还是代职。听说通过他的活动现在快批下来了。而你呢，可以正儿八经进县领导班子却被别人卡住了，连供销社的主任也不让你当了。论水平，论工作能力，新辉，我确实不如你，我领导你，确实屈就了你。但我自认为，我比你会处理向上的关系——这是最重要的关系。向下，我也分了层次，领导与职工有区别对待。你是韩信式的人物，只会将兵，不会将将。对上没有防备，对下没有戒备，虽然对社稷有功，却不能受社稷保佑。你的性格注定了你的失败，你的工作方法和事业成就决定了你的失败。”

姜新辉说：“你把我太抬举了。”

陈百元说：“我这不是抬举你。你也不可能再被抬举上去了，我也没有必要来抬举你。我这是说实话，我这是为你打抱不平。”陈百元注视着姜新辉有什么反映，“我听说检察院在调查你在供销社时的情况？”

纸已捅破，姜新辉不含糊应付了，说：“是有这么回事。”

陈百元说：“那你昨天真的被检察院抓去了啦？”

姜新辉说：“他们只是喊了我去询问一下匿名信上说的一

些情况是怎么回事。我说，我去年已向纪委写过我的申述，年终考评大会上，我也向考核组和干部职工工作过汇报——你也参加了呀。考核组同志考核调查后，已向县委作了汇报，作了结论。”

陈百元说：“那没问题了哪？”

姜新辉笑笑，说：“有问题，我今天还能来上班？”

陈百元说：“我一听说你被检察院喊了去，”陈百元瞟了一眼姜新辉，“人们都说是抓去的，有的还说上了手铐。我就说，那是检察院搞错了，我了解姜主任，我亲自参加了县委考核组的调查，姜主任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，检察院既然开着警车来抓你，犹如人们看见巡警盘查走夜路的人，走夜路的人不是贼，人们也会认为巡警又抓到了贼，你是跳进了黄河难说清。”

姜新辉说：“法律是公正的，是以事实为依据的。”

陈百元说：“我的老姜呀，你真的老了吧？当了几十年的领导干部，怎么还这样天真呢？如果是事实为依据，就不会不要依据把你弄到检察院去。你虽然没当了供销社主任，但你还是县委委员、河县人大代表、县委直接管的正科级财办副主任呀，要抓你或者传讯你——我想，必须要经过县委领导批准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呀……”

“嘀——”陈百元的手机响了。陈百元一看，忙说：“关县长叫我了，我得去了。你以后要注意一点，事情不会是那么单纯、那么简单的。”

陈百元对着手机说：“我就来了。”走出了办公室。

8

陈百元走后，赖福全紧跟着进来了，把门关上，说：“陈百元和你说些什么？”

姜新辉也不掩饰，说：“说我昨天去检察院的事。”

赖福全说：“又在你面前讨好卖乖吧。你知道今天开会干什么吧？”

姜新辉说：“我不知道今天上午开会。”

赖福全说：“这是陈百元早晨打电话叫小邢通知的，突然又变卦不开会了，我们大家猜想，一定是针对你的事。”

姜新辉说：“刚才确实是关县长打电话叫陈主任去了。”

赖福全说：“陈百元是善会做表面文章的人，当面说你好话，背后却挥舞着暗棍，报复性很重。你听说过吗？他在三里任书记的时候，有个装树的货车到边州去，车上多带了两筒树，他想要他的女儿搭车来县城，因为车上已坐了人，司机没答应。他就指示竹木检查站的人，将车在半路拦住，把树全部卸下，重新检尺，不仅没收了那两筒树，还罚了款，并拖拖拉拉，耽误了司机一天时间。你可要小心一点，别被他的米汤灌迷糊了眼睛哟。你还是当供销社主任的时候，他就说你的坏话，说你独裁，刚愎自用，整人，说你是旅县长线上的人，一副穷骨头笨硬，不识时务，刁书记、金书记很不满意，要修理你这整人的人。刚才汤万俦说，昨天晚上旅县长、解书记都来了河县，有人看见，是专为你事来打招呼的。真的吗？还说如果他们不来，你绝对不可能现在就放了出来。汤万俦这个家伙也是一个笑面虎，别看他嘻嘻哈哈，滑稽多趣，可是个有心计的人，你也可要小心一点。”

赖福全正说着，汤万俦开门进来了，赖福全喝茶，不做声了。

汤万俦嘻嘻地开门见山地说：“赖乌龟准又在说我什么屁话，否则为什么停下来不说了？”

赖福全说：“我是个实话实说的人，可不是耍嘴皮子喷屎尿汤的人，我是说新辉……”

“是不是问旅县长解书记来河县了吗？你这狗×，不遮羞门。”汤万俦瞥了一眼姜新辉说，“我们大家都说，吉人天相，好人自有好报，新辉在供销社为职工着想，改革创业出了名，各级都会有领导关心你的。”

姜新辉说：“老汤，我们国家是法治国家，实事求是，依法办事。违了法，哪个人关心也不行；没违法，走遍中国都不怕。检察院是执法机关，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。”

汤万俦说：“我们国家虽然是法治国家，但人情大于天，以人划线，在一些地方还很严重。人们都说，如果旅县长、解书记还在河县，你早是主席台上人物了。你昨天被检察院抓去，许多人感到惊诧。也有人替你打抱不平，说你被政治流氓当猴耍了。老姜，我看你是把钱看得太重了。我不是说你把私人的钱看得太重。我听你们供销社会计说过，你很正派，你身体不好，但你很少报药费；你不吸烟，但你办公室的屉子里长期放着烟，不是公家买的，是自己掏钱买的；你下乡、出差，从不领补助费，连私人用趟小车也自己掏钱；单位来了客或开会，你从来不陪饭、陪酒；为了节约开支，方便干部，你办起了食堂，来客都在食堂就餐；你从来不拿公家的钱给领导送礼，就是领导父母死了，打个香仪包袱，送个花圈，也自己掏钱。你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对别人也卡得很紧，多次搞得别人难堪，特别是那个郇盛林，对你意见很大。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做，断了别人财路呀！有一回，你带了几个基层供销社主任、公司经理出外考察，规定了考察费由县供销社统一报销。但是，有个公司经理开了几张发票回去报销了，还领了出差补助费，反映到郇盛林耳朵里，他认为机会到了，喊了经营管理科的几个人借检查工作为名，瞒着你下去查账，看是不是你签字批准报销的。好得你没签字。但郇盛林却向刁书记和其他县领导汇报了，说你对自己

的亲信干部管理不严，在领导面前大做文章。连我们财办也来汇报了。所以，你离开供销社后，在邵盛林的怂动下，那个新调来的和兴国就对机关科、室长、基层供销社和公司领导进行了大换班，把你任命的财会科长也撤了，从外单位调来一个亲信任财会科长。并立即组织人员查账，把一些人看你母亲送的礼品都列入你受贿贪污。还说不管你后台有多硬，来头多大，功劳多大，关系网多密，也要把你扳下来。他们把你办的食堂也撤了。以协调工作为名，天天酒店进，舞厅出，拉自己的关系，不到两个月，送礼、宴请开支就达四、五十万元，刁书记、金书记还夸他们有能力，会协调关系，观念新，改革精神强。”

汤万俦说的都是事实。姜新辉张口深呼吸着，望着汤万俦，嘴唇翕动了一下，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。

“不要叹气嘛，叹气有什么用？你不用别人用，用的人不但不感谢你，还要整你。”汤万俦滔滔不绝，说，“我为你打抱不平，但也为你惋惜。你呀，主要就是少给领导送了礼，礼事——理事，有礼才理事的。现在，县里还叫得震天响地贯彻中纪委反贪污、反腐败会议精神，正想抓个活靶子，如果把你拱出来了，那不正是县委加强廉政建设决心大的一个体现和收获吧？”

姜新辉憋不住了，说：“我是个共产党员，我不会违背良心乱来！我无愧于党，无愧于人民，怕什么？”

汤万俦说：“说你迂，你真迂。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主要是体现他们的决心。其实呀，有大问题人多着呢，如工业局做假账，报假利润，亏损企业领导还每年发奖金几十万元，不但没有人去查，还个个提拔呢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要牵涉到县领导，查不得的苦呀！县领导不开口，谁敢去查！腐败分子反腐败，你说怎么反？当然是要抓替死鬼啦，何况

有人写你的匿名信呢？如果你送了礼，理顺了关系，是他们圈子内的人，匿名信早就付之一炬了，不会从屑纸堆里翻腾出来了。”

赖福全说：“工业局的问题，人大会期间，代表提了很多意见，审计局去审查了呀。”

汤万俦说：“那是应付代表。审计局是政府组成局，直接向县长负责，县长发令审查自己呀？不深入实际，不找群众座谈，账上审账，能有结果吗？现在我们国家的体制是司法、审计、纪检、监察都属同一级政府和党委领导，没有真正的独立审判权力，明明有问题，县委书记说没问题就没事，说不查就不查。例如说，化工厂前几任领导创了业，固定资产几千万元，热水和暖气、燃气直接送到职工家，职工小孩入托读书不要钱，是全河县也是全边州市最好的福利单位，并被晋升为与县政府平级的正县级单位。但是，后来从亏损企业氮肥厂调进原厂长花花公子邝世才任厂长后，邝世才又被化工厂账上几千万元的现金积累喜昏了头脑，贪大求洋，搞什么技改和技术升级，盲目扩大生产，还把邻县的化工厂也买了过来。刁书记花县长不作调查研究，还表扬他思想解放，有闯劲，有创业精神。企业亏损虚报利润，邝世才还获大奖二十八万元。一个不能把氮肥厂办好的邝世才，怎么能转岗还晋升把化工厂办好呢——因为他会送礼！有上层保护伞。不到二年时间，化工厂又亏损办不下去了。职工不但没有了以前的福利，水电也常常被水电部门停送。纸包不住火了，职工上访了。邝世才呢？又通过刁书记的关系调到边州市环路公司任副老总了。检察院仅仅查了包装分厂的问题。其他问题，以工作‘失误’，领导打招呼后，再没往下查了。大家都知道，邝世才在氮肥厂任职时，职工就反映他有经济问题，调化工厂后，也怀疑他有经济问题，却没有人敢去查

他，因为一查，又要牵涉到一长串官呀。最后，邝世才退了以政府名义奖给他的二十八万元奖金了事。明明有问题的败家子没有人去查，没有问题的人倒被抓起来审查，搞先审后查。这是为什么？这就是人际关系的价值原则在起作用。因为你新辉不是刁书记、金书记圈子内的人。像花丰，既缺才又缺德，在工业局任局长连党代表都选不上，刁书记还坐镇要选他为县委委员，还强迫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，任命他为副县长，进县委常委，当县长。将来可能还要当书记呢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刁书记为他的走铺放心的石头。有了花丰坐镇，就不怕河县发生地震了。”

汤万俦膘了赖福全一眼，继续说：“我知道赖乌龟这个家伙对我不满意，总是与我对着干。其实，也包括你新辉，都是多余的累赘。当了几十年的干部，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，也应该看得清，懂得官场上的游戏规则了。我们已是举不起来了的软头鸡公，心有余力不足，只能将就将就。否则，你根本拢不了边，连腥气都闻不到。有些事情是要立足现实，抛去自尊和虚幻的理想，卑躬屈膝折点腰的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的副县级待遇已经批下来了，我的工资可又要比赖乌龟多了，如果退休的话，电话费也有了，工资也要高五个百分点。如果不去钻，不去找，不卑躬屈膝天天晚上去要，你以为寡妇会找上门来呀？朝中无人，谁来关照你？我是看了花丰她姨娘那个×也搞了个副县级，一个连科长也没当过的文物管理员，他凭什么能搞到副县级？无非是过去在县委干过，无非是凭了与金贤的特殊关系，是花丰的姨娘，有刁书记的支持。我与金贤共过事，他当大队书记转干还是我去办的手续呢。金贤管干部，我扭着金贤不放，如果他说难，我就说花丰的姨娘办得我更办得。软磨硬蹭，结果还是被我争来了。你不去老着脸皮要，撕破脸皮争，嬉皮笑脸拉点关系，谁来

关照你？其实，退了休，一个副县级还管屁用？但是，将来在我们家谱上也可以赘上一笔，我汤万俦当年也是个副县级领导干部呢！为我的子孙后代荫点福。朱元璋当了皇帝不也查找他的家族前辈有什么人当过什么官吗？我的后代将来有什么人当了大官，也会感到曾经有过我这个副县级汤万俦爷爷而骄傲和荣耀的。从个人收入来说，经济上每年也要多好几千元的。退休了，不管事了，你到哪里赚钱？人走茶凉，还会有谁向你送礼打红包？这几千元，在农村来说，对下岗工人来说，可是个大数目，还要养一二个人的。我如果还活得一二十年，总加起来也有十来几万元的，这个数目就更大了。人们说，利令智昏，这是对那些贪得无厌的人说的。我这是利令智清。也是对人间不平等待遇的抗争与斗争，并不是赖乌龟经常刻薄我的什么小人。”

赖福全说：“万俦这个老狐狸，今天倒是讲了几句真话。新辉，他确实是个有心计的人，想得远，想得深，可是只想自己。”

汤万俦说：“没有心计，我这个副县级争得来吗？我是一只眼睛管事，一只眼睛不管事。管事的眼睛常睁着，关心着周围的一切变化，研究他们是怎么变化的。他们无理可以变成有理，并且还能合法，我能沾边的，我也一定要实现，不当愚。不管事的眼睛是，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，只要你不损害我的，看见做个眼睛的。大凡成大事者，都是有心计的人——官经上叫做‘谋’。无心计的人成不了大事，自古如是。我不是成大事者，也成不了大事，但我只要不吃亏就可以了。”

赖福全鄙视地说：“你这不就是小人行为吗？”

汤万俦说：“你这个癞子，总是喜欢刻薄别人，耍无赖。总是什么事情都看不惯，喜欢发点议论。但是，你又没有本

事。世上的事，你空阿有什么用，不伤人家皮肉，也不伤人家筋骨，到头你还得自己吃亏。所以你当不了官，一辈子都当不了一把手，连个正科级也不是凭本事干出来的，是吃政策饭按工龄套上去的。我又不害别人，是什么小人？我争自己的本分，当仁不让，这叫正人君子，这叫守本分。”

赖福全说：“你这叫要钱不要脸面。”

汤万俦“呵呵”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你这是不学无术。曾国藩曾经给自己画像说，‘余脸是一张老脸，已经不再鲜嫩。’我已经老了，马上就要退休了，还讲什么脸面？谁会照顾你的老脸面？厚脸，薄脸都是一张脸皮，抗风雨，抵风霜，厚而薄，世道大变，我的脸也可厚可薄，自守其道。不属于我的，我不去争，属于我的，我绝对不会松手。曾国藩还说过，人生一世，争面子第一，保面子第二，丢面子第三。其实这三者，用哲学观点来说，是辩证统一的。你不去争面子，你就会丢面子，你就保不住面子。如花丰的姨娘能争到副县级，这是她争来的，也体现她有面子。我的条件明明比她好，她能争到，我为什么不能争到？我没有争到，我就丢了面子，我就比她矮了一个等级。听说，政府机关最近要组织副县级以上离退休干部去新马泰开洋荤——旅游，我如果不是副县级，我就不能列入其队，只能像你，望洋哀叹，抱怨不平等。我搭上了这班车，我就有了面子，还可以摆摆面子。脸面就像川剧中的千人脸，是随着戏剧剧情的变化而变化的。人又何尝不是在社会大戏台上演戏呢？不会在社会上演戏的人就没有进步，没有提拔。”

姜新辉觉得汤万俦滑稽可笑，善于经营自己，但还是不失豁达豪爽，敢于披露自己的心扉。

赖福全长叹说：“社会上就是多了一些像你这样的诡辩家，多面孔，所以才演出了许多热闹和令人哭笑不得的